

論語徵

辛

番外書冊

				和書門類
		二四四九	九號	
	六五	函		
一四	架			
一〇	冊			

庫	文	閣	內	
九	函	二四四九	九	和書類
一五	架	〇	冊	

經說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99
冊數	10 (8)
函號	191 201



論語徵辛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耳。俎豆猶樽俎。謂衣冠之會。如晏子折衝於樽俎。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亦以朝聘會同言之。蓋以兵威服鄰國。不如以禮率之。方是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子貢云。爾是豈後世儒者所謂道乎。亦言禮耳。以禮率之。諸侯欲不從之。豈可得乎。仁齋先生引以禮讓為國。是其意謂孔子答靈公。猶孟子說齊梁君耳。殊不知明

日本

淺草文庫
物茂卿著

日遂行方是時必有事矣。不爾一言不合。孔子豈遽去哉。況俎豆之為朝聘會同者。彰彰乎且使孔子見用於當時。則必有事事焉。不然而曰。吾修吾德。天下必率服。則宋襄徐偃之類耳。可謂不知時務已。孔子果而豈如是其拙哉。或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果不知歟。將知之為不知歟。曰。孔子何不知也。何則。孔子見用。必為卿矣。三卿出則將三軍焉。是軍旅之事。君子所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對君之詞也。小戴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大戴記公

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知而曰不知。能而曰不能。皆禮也。何則。曰。知曰能。未嘗有所窮極者也。凡論孔子之事者。不求諸禮。皆失之矣。且先王之道在人。雖孔子豈徧得天下之人而悉學之乎。故君子知之而曰不知。是其所矣。顏子告一而知十。孔子之知之。亦猶如是夫。故其於文武之道。非學而盡之者亦審矣。故孔子曰。未之學也。而謂孔子無所不知者。它人之言耳。君子固窮。古註。君子固亦有窮時。得之。程子為固守其窮。失乎辭矣。且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

之謂已。不爾。子路何曰。君子亦有窮乎。蓋謂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狼狽之時乎。慍非怒孔子矣。拂鬱之至。發此言。故曰。慍見亦以孔子為迂也。遭難而拂鬱。方寸將亂。故告以小人窮斯濫矣。何則。以孔子為迂。其究必至濫也。

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皆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之自得之也。習於事而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分知行者。宋儒家學耳。又以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倣鬻浮屠拈華微笑者已。又謂唯二子得聞而它人不與焉。豈其然。蓋

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何矣。難以言明也。故非通六藝者。則固不可與聞是言。然如吾無隱乎爾。亦此意也。豈如後世以為大小大事哉。又如以然非與為方信而忽疑。亦謬矣。升庵曰。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大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亦可以證矣。

由知德者鮮矣。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也。朱註謂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可謂不知古言已夫。知人。帝所難。故曰鮮矣。南容引翬。稟禹稷。孔子以尚

德稱之。子路愠見之不知德。可以見己。蓋有德之人。自天祐之。一時之厄。豈足憂哉。所謂知德。豈翅知孔子為有德之人乎。亦知有德之人。天不棄之也。無為而治。古來以得人言。故舜特以此稱之。如文王獨以無憂稱己。仁齋乃引之。斯立道之斯行。緝之斯來。動之斯和。是凡聖人皆爾。豈特舜而已哉。是其意謂得人而無為。以此稱舜。非其至焉者。殊不知堯蕩蕩之大。以允恭克讓。而允恭克讓。所以得人也。皐陶之謨。安民知人。盡萬古帝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得。故虞廷賡歌。專言任下意。而虞書以此終焉。

故萬古治天下之道。以此為至焉者。而舜之為大聖。豈出此外邪。恭己正南面。亦惟形容其無所為耳。正南面者。南面也。如正牆面。及司儀職。不正其主面之正。古言也。猶謂正面南。正面牆。不正面其主也。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氏丁寧懇到之意。接人為忠。在己為篤。仁齋先生以忠信篤敬為學問之道。豈學問之道乎。君子之道。所以行也。故子張問行。而孔子告之。以此。後儒皆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故外孔子而別立宗旨耳。孔子所謂學而不厭者。謂誦習詩書禮樂以終其身也。豈忠信篤敬之謂乎哉。

段使其人果能忠信篤敬不學先王之道亦鄉人耳。仁齋之言亦宋儒鞭辟近裡著之遺耳。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句古語也。言不相離也。參韓愈筆解古驂字得之前。周禮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玄以轅前解之。倚轆也。詩衛風倚重較兮。孔穎達以倚此重較之車解之。非矣。考其記輿人鄭註較兩轆上出式者。是轆兩邊植木較橫轆上。轆兩而較一。衛風倚即轆重平聲。君子有金錫圭璧之美。加之以寬綽如轆上加較。故曰倚重較兮。驂之於轅前。轆之於衡。皆不相離之喻也。立與在輿互文。

耳蓋主安車言之。故在輿言坐耳。車中立則見驂與前之不相離也。坐則見轆與衡之不相離也。是兩見字無意。但以不相離為義。孔子引此以謂己與人不相離。然後道行也。而其所以不相離之道。則忠信篤敬焉。如輓軌之喻。然此孔子之意也。如朱子解。一如禪子提撕話頭。古豈有之哉。可笑之甚。

楊氏曰。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是固爾。然孔子所以稱伯玉云爾者。謂其有道也。卷其道而懷之也。是正與用舍行藏同意。古人以矢諭直。故大司寇職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

後聽之。大東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嗟嗟曰：得金矢，可以見已。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或曰：不失人，仁也；不失言，知也。聖人言知，必有仁在。然不失人者，知者之事也；非仁也。知者利仁，豈全不相關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龍逢比干之徒也。仁齋先生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謂善解已。孔子嘗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至於此則死生必於是，究言之也。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志士志於此，焉仁人成德於此。焉朱子曰：理當死而求

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是其心學之說，吁亦小矣哉。豈得以為仁乎？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是宋儒汨沒是非海裡也。成就一箇是，豈可以為仁哉？夫成就一箇是，以為仁，則召忽仁矣。而孔子不仁，召忽而仁，管仲其妄可知已。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宋儒以為至言。夫使舜以瞽瞍為是，豈足以為舜乎？孝子之心是，則是；不是，則不是。未嘗以親之不是為是矣。雖以為不是，其無怨怒之心，是孝子也。宋儒汨沒是非海裡，故終不能離是非以言之。悲哉。

子貢問為仁為仁如克己復禮為仁。謂行仁政也。程子曰。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仁齋又因資字而訓為為助。夫為衛君之為訓助者。明其為去聲也。豈異義乎。可謂倭人哉。蓋子貢多智。有自用之失。故告之欲行仁政。必須人才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而言之耳。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人。豈不然乎。且先王安民之道。仁盡之矣。然有勇智忠和種種之德者。仁必待衆德而後成焉。故先王之道。仁盡之矣。而未嘗言仁盡之者。為是故。故王者

之治天下。必須人才而後治。又按孔子少許仁。則仁者宜若少。而此曰其士之仁者。是仁者亦易得也。蓋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古語。而孔子稱之耳。

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而孔顏之時。革命之秋也。且顏子用舍行藏。與孔子同。若天縱之。亦聖人矣。故孔子以制作禮樂告之後。儒必曰亞聖。亦浮屠補處菩薩之見耳。此章先儒以為萬代不易之制。豈知此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耳。若果有所謂萬代不易之制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非聖人焉。且孔子所告，豈容行之於今世哉？豈在其為萬世不易之制哉？世儒之不知禮樂，一至於斯極邪？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樂也。聖人之治天下，禮樂盡焉。鄭聲害乎樂，佞人害乎禮。佞人有口才者，朱註卑諂辯給之人，謬矣。聖人之立禮也，使天下之人固守之，而變亂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後，儒之不知先王禮樂之意者，皆以己之所見而變亂先王之教法，要之不免佞人之歸哉？吾所以不取孟子以下者，為是故。國風徒歌也。故存鄭衛，鄭聲者，被之於聲樂，故放之。世有鄭聲，則民不好樂，所以放也。升庵

說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考工記曰：善坊者水淫，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此說為是。大氏聲樂可娛之甚，謂之淫已。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矣哉！此言可以盡聖人之道已。聖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皆以為迂耳。後世諸儒，豈乏聰明哉？其所以不能知聖人之道者，皆為見迂耳。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主人君言之不

爾豈有已矣乎三字哉。是嘆世無用孔子者也。孔子以臧文仲為竊位者。其譏之者至矣。是乃孔叔文子可以為文意。臯陶之謨。以安民知人。盡乎萬古治天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可得矣。樊遲問知。孔子以知人答之。唯知人可以盡知之道焉。故蔽賢者。聖人所惡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亦孔門傳授之說。可以見已。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是補一責字。亦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曰。自治厚而責人薄。是其意以為無責字。故易

以治。然亦豈有治哉。亦不知古文辭之失已。

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孔子之貴問也。太氏古書之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一也。朱子曰。熟思而審處之。辭豈亦泥之字邪。

方其群居也。雖終日言。其言不及先王之義。觀其行事。則好行小惠。自以為此足以收人心。是似仁而非仁。然亦以此而頗有聞望。故自以為足。不復學道。故曰難矣哉。是必指當時卿大夫言之。慧惠音同。故誤爾。舊註可謂盡小人之情態。然是不足言矣。聖人豈有是言哉。且慧豈可以行言乎。按韓非說林。惠子作

慧子。文選安陸王碑。振平慧以字。亦人。又慧露露吳仁風扇越。可以見已。之辭。然其下。其言。其理。入堂。君子義以為質。君子指卿大夫。而以朝聘之事言之。蓋朝聘之事。當時卿大夫重務也。仁者君道也。義者臣道也。故語政則言仁。朝聘奉君命以行。臣之事也。故曰義以為質。體質也。鄭玄曰。謂操行失之矣。君子朝聘之事。皆以義為其體質。而朝聘有禮。故禮以行之。言辭不可以不遜順。故孫以出之。鄭玄曰。孫以出之。謂言語得之矣。如出辭氣。凡曰出。皆言語也。朝聘之事。貴信。故信以成之。能行此四者。雖無君子之

德。亦可以為君子。故曰君子哉。此與稱子賤。蘧伯玉。語勢自殊。行之出之。成之。三之字。明有所指。而後儒以為行義出義成義。可謂不識文辭已。朱子又以孫為退。孫信為誠實。皆非矣。仁齋曰。聖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以為質者。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人道之別於禽獸也。有時而重於仁。故曰義以為上。又曰。義之與比。殊不知仁義並稱。昉自孟子。而孔門至子思。禮義並稱矣。夫禮義皆先王之道也。後儒不知義為先王之古義。自取諸其臆。為義謬矣哉。且所謂義為聖人之大用。

者果何所本自。能謂才能也。包咸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是嫌才能之為小。故為是解。後儒多以為鮮能之能。亦皆有是意。殊不知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豈小哉。周官曰。推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是官人以能。古之道也。學以成德。各有其能。所以仕而行其義也。道學先生之徒。其意多貴德而賤能。欲人人為聖人。豈有是理。其究至於以有體無用見。誚者宜哉。夫各有其性。故雖以一技一藝聞於世。亦孔子之所取也。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終身也。荀子曰。末世窮年。末世即沒世也。孔子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主後生以言之。然大器晚成。人之資質亦多品。又有少壯放逸。至中年悔悟者。故孔子亦有此言耳。君子求諸已。所以能成其德也。如孔子聞滄浪之歌。則曰。自取之也。可以見已。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朱子曰。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可謂善解已。仁齋乃曰。君子道德自持。非立異以

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群而不黨。吁。道德自持。物我一視。道學先生哉。大氏君子者在上之名。士大夫通稱。方孔子時。豈有是意哉。是其欲刪朱註。別成一家者。豈非立異以為高哉。悲哉。蓋君子守禮。禮貴讓。故矜而不爭。君子居仁。仁者長人之德。故群而不黨。

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有德者必有言。然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之恥其言而過其行。亦以此。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亦以此。聖人之言。何其如合符契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子何必解怨字乎。怨在孔子時。豈待解乎。仁齋乃曰。夫子既以怨答子貢。而又以行怨之要告之。豈有是哉。孔子告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又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正同。皆怨也。孔子或以彼或此。豈拘哉。仁齋之意。以後二句未盡怨之義。故以為行怨之要。豈非泥乎。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人謂鄉人。故下曰。斯民也。言鄉黨之間。孔子無所毀譽。待民之道為爾。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用也。如吾不試試而為士之試言。

至於豪傑之士終當舉用者則孔子迺有所譽所以
鼓舞人才而獎成之也教之道也凡教人之道在獎
借其善使其驩忻踴躍奮進弗已後儒不知之以訶
責為尚謬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釋誰
毀誰譽意道謂禮樂也蓋三代之於民直其道而行
禮樂莫所低昂君子之德風豈假毀譽也夫化民之
道在習以成俗而欲以區區毀譽維持之難矣乎此
孔子之於鄉人所以無所毀譽也後世君子不識此
義喜以清議扇動民俗如後漢黨錮諸賢其弊有不
可勝道者矣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

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是其意以謂道者
當然之理直其道而行故是非皆當殊不知毀譽過
當人之情也觀於詩書可見已且毀譽者所以勸戒
也豈必銖量錙稱以求其當哉皆不識試字道字民
字可笑之甚又如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以臣道言之
故與此章化民之道自殊仁齋先生以美刺褒貶無
所諱避解直道則與誰毀誰譽相反皆不知而為之
解者已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
二字遂入正文後人不察為之解者皆鑿矣

巧言亂德。亂德言也。巧言似德言。故曰亂。朱註聽之使人喪其所守。不識古文辭。且德也者。不可亂者也。喪其所守。豈可以為德哉。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不貴不忍也。自孟子筆仁內外而不忍之心為儒者大訓。非孔氏之舊。學者察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之言。不執一而廢百。人能弘道。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乎人。孔子所以云爾者。不容徒守道則己。必當盛大之。故曰非道弘人。朱註以道體言。以性言。及人外無道。道外

無人。皆混道德一之。非古義矣。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可謂善得古意。言所傳者同為先王之道。而子思不及孔子。孟子不及子思。是道之汚隆人之所為也。非傳道者皆能極盛大焉。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載。衆聖所積。知巧為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日之力。而豈能得之哉。故孔子云爾。後儒不知之。謂特垂語以教人爾。非也。

謀道不謀食。謀者謂營求之也。人多不知謀字。故詳之爾。
知及之。仁齋曰。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仁守之。仁齋引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勝朱註萬萬。朱子以為君子自脩之事。則下二節不可得而通矣。但知及之者。謂其知可以為人上也。及者難辭。凡人之知。有及焉。有不及焉。雖有知。慧所見狹小。不可以為人上。其知之大。可以為人上。是謂之知及之。何翅知為君之難已哉。仁者仁政也。非仁政。不足以守其位。而仁齋以德言之。亦失之。不

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盡矣。動之以禮。朱註。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得之矣。蓋禮者。先王治天下之道。莫善焉。非此不能化成天下矣。朱子曰。禮謂義理之節。文非矣。仁齋曰。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昧乎動字矣。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得之。凡曰可不可者。皆以我言之。今知與受對。彼一我似不穩矣。然有之。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彼之逝也。陷我陷之也。故逝者使逝也。大受者使大受也。祇訓知為觀。朱子失之。故此章非觀人之法矣。蓋用人之法也。大

受者大任之也。小知者小用之也。君子務大者以成其德。其材足以大任而不可小用之。小人無大者於內。然亦不無小長。故其材雖不足大任而可小用之。焉。我任之而曰受。彼之材能受之也。故受以彼言之。我用彼材而曰知。小人之難任也。非我知之則不可。故知以我言之。王肅以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解之。老氏之遺也。且豈有所謂小人之道哉。

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仁齋用之。然詳語意。不若是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得之。蓋言民

之於仁。政也。甚於水火。何故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宜哉。是孔子之意。已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朱子以為學者事非也。豈無殺身而成仁乎。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

當仁不讓於師。朱註引仁以為己任得之矣。仁道廣大。宜若可讓。然故曰不讓於師。而其所以不讓之故者。孔安國得之曰。行仁急。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非矣。果爾。何唯於仁乎。救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緩之也。

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諒。信也。朱註。貞正而固也。

皆非矣。蓋貞者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如貞女之貞可以見已。諒者謂求信於人也。如亮察亮鑒皆求信意。夫君子之為信也存於內者不變也。非求見信於人而為之。故曰貞而不諒。如易貞者事之幹。貞固幹事利貞者性情及貞悔皆謂不變也。唯彖傳以正解貞音近故也。其所謂正者非宅書正字之義。後儒以正解貞不知易者已。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焦氏筆乘載蜀石經後其食作後食其祿。

有教無類。古者不世官。刑人不擊為是。故類馬融解以種類得之。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故不相為謀。恐壞其事也。朱註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不必然。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按凡言之成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春秋時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後世

論語集注
不審字義。誤以為言語之道皆然。以達為達意。非也。夫言語之道不一。或簡或繁。或婉或直。何必取通快。明暢為善哉。故左傳載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聖人之道曰文。文者物相雜之名。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古之能言者。文之。以其象於道也。以其所包者廣也。君子何用明暢備悉為也。故孔子嘗曰。默而識之。為道之不可以言語解故也。孟子而下。此道泯焉。務欲以言語盡乎道也。以聒爭於不知者之前焉。夫人不可以言喻也。况可以言服其心乎。故其言之明暢備

悉。適足以為一偏之說耳。故性善性惡。聚訟萬古。程朱性理。不過為堅白之辨。悲哉。此未必不因誤解此章也。學者察諸。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此字詰耳。其實師之有相。亦如會同之有相也。相師之道者。禮為爾。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眾不如寡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均無貧者。均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有。即有若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意。和無寡者。上下和而力專。何寡之有。主意在均字。均則和而安。寡與貧亦相因而患。地狹民寡者為本。聖人之論治亂安危之故。可謂如環無端已。仁齋乃曰。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不識古文辭而輒欲改論語。真妄人哉。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謂禮樂也。仁齋曰。如禮樂法度之類。法度豈容謂之德乎。

十世五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而言之乎。蓋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三百。年。大夫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年而止。皆自然之數也。陪臣云者。以諸侯言之。故曰執國命。仁齋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是其意謂庶人議政為有罪矣。乃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敢作禮樂而已矣。豈曰不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者。謂民也。非謂君子也。君子不非其大夫。則不議政可知已。然是禮也。非法也。禮者君子所守也。法者上之所立也。犯法者有罪矣。不知禮者豈有罪乎。仁齋蓋不

知禮法之分焉。鄭玄曰。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仁齋
 刪爵祿字。非矣。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
 友諒。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良則觀
 其材。友多聞則廣其知。便辟。馬融曰。巧辟人之所忌。
 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玄曰。便辨也。
 謂佞而辨也。古文辭必須古註而明矣。便辟當去聲。
 便佞。說文引論語作諛佞。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五。教及。非古
 音。節禮樂。蓋禮樂皆有節。以節其身也。何晏曰。動得

禮樂之節。得之矣。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佚
 遊。王肅曰。出入不節。宴樂。孔安國曰。沈荒淫瀆。朱註
 佚游則惰慢。是失游字矣。沈荒淫瀆。謂酒酒色也。三
 友三樂。朱子必欲相對。泥矣。
 侍於君子有三愆。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
 君則否。曲禮曰。坐必安。執爾顏。即未見顏色而言謂
 之瞽也。又曰。長者不及。毋僂言。即言未及之而言謂
 之躁也。又曰。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即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也。皆以先生長者言之。故
 知為弟子之禮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言

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有孔子遂謂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哉。故曰君子有三戒。所以言君子者通上下也。朱子曰以理勝之。范氏曰養其志氣。皆不知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君子有三畏。畏與恐懣不同。恐懣者恐懣於禍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見已言在彼者之可畏也。故畏敬二字。意相近矣。如子畏於匡。

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故詳焉。何晏註大人即聖人。按易曰利見大人。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大人虎變。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皆兼位德以言之。而重在德。孟子又曰說大人則貌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左。傳曰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是皆以位言之。如此章則重在德。觀於小人狎大人則豈專以位乎。間或有群小無知狎其君上者。是其君上所使彼阿其意為之。故非小人皆然。

論語集注
卷之十一
子罕篇第九
五十一
焉蓋大人以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世言故
曰聖人之言如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孰不遵守
者故特曰畏聖人之言耳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
日論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即之亦非矣不啻
何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古昔王者出征
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凡大事
皆然是尊天尊祖宗尊聖人先王之道為爾此不言
父母宗廟者不可以畏言且雖非君子亦知尊祖先
也後儒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故其論君子不
知歸諸先王之禮豈孔子之意哉畏天命何晏曰順

言逆凶天之命也可謂盡已仁齋言吉凶禍福而不
言順逆故足為君子之畏乎且天命不啻吉凶禍福
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為士故天子諸侯大
夫士之所事皆天職也君子畏天命故於其道也莫
不盡心竭力已仁齋之所不知也朱子以付畀之重
言之然又曰天所賦之正理雖微窺是意然為理所
囿悲哉夫自思孟言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
也或曰天無心也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
唯曰天知我而未嘗曰知天焉思孟亦言知性之為
天畀而未嘗論天為何物焉後儒扭見莊列等書乃

其心傲然而謂天不足敬矣。道之所以不明也。殊不知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本於是者焉。詩書禮樂。莫非敬天。孔子動言天。先王之道如是矣。君子之道如是矣。段如湯武放伐。萬世之後。不釋然於學者之心者。此義不明故也。湯武奉天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謂一夫紂者。以明民之所棄。即天之所命也。非惡紂之惡也。祇好辨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於敬天之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學者其潛心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所見近小。故也。天道恢恢。不

若人事之易見。故其意以為不如盡心。人事之為勝焉。大氏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哉。何則。古之務人事者。本於敬天焉。故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故也。自思孟好辨。以天人並言。而後敬天之義荒矣。學者其察諸。抑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高而畏之。喜才譎而用之。所以不知大人而狎之也。以聖人之言為迂。亦豈非所見近小之故乎。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亦未知脩己之誠本於敬天已。曰。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無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即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上謂上智

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如孟子困於心衡於慮之困仁齋曰事勢窮蹙以困於心不知措辭者也是豈可以事勢言哉以常語困窮相連故作窮蹙解非矣如困倦困頓皆謂力窮也已之智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是謂困而學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謂下愚也言民之所以為下也非謂民有四等是為下也後儒多不知民字古者學為士進於民焉民之不學其常也故君子不以其不學而棄之矣故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此言謂除上智與下愚之外皆不可

不學也子思中庸三知與此殊義朱子一之非矣蓋人有四等而子思三之故知非此章之意也念思難子曰一朝之念忘其身及其親易曰君子以懲忿是思難也見得思義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子有九思皆謂思惟之也視思其所以明聽思其所以聰色思其所以溫貌思其所以恭思如何言之而後得忠思如何為之而後得敬思如何問之而後得析疑忿則思其能招難見得則思其或害義後人不知思字多作念頭解故詳之爾仁齋以此而譏朱子持敬之非然朱子亦有窺先王敬天

論語集注
卷之五
子
之義而不知本諸天。是朱子之失也。仁齋謂敬唯在
事者不知先王之道者也。此念則猶好義之而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此言見其人矣。仁與善或有間也。然有時乎
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萬世之下
未知孔子誰為言之。則不必深泥可也。且孔子門人
蓋有之矣。然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於問人皆以
先王之道期之。故曰見其人矣者。不難之辭也。隱居
以求其志。志謂古志記也。求云者。謂求先王之道於
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

也。舊註以為心志之志。殊為不通。行義者謂仕也。子
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達其道者。達其道於天下
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難之辭。皆勸門人從
事仁也。孔子嘗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顏子蓋其
人也。而此言未見其人者。勉它人辭已。後儒不知聖
人之善誘。徒謂孔子真未見焉。亦詩學不傳。人不知
言語之道故也。且後世儒者。專尚知見。以論優劣。分
錙銖為務。遂以此視孔子。豈不悲哉。如仁齋先生。以
此章為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不及其門人者。是也。
夫七十子之徒。與聞此言者。皆以孔子後言為志者。

也使其見用於當世亦當世之伊呂也如其德之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區區求諸殘編而或曰唯顏子當之或曰遺曾冉閔者過也可謂無益之論已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德即得字以音誤焦氏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得之

子亦有異聞乎當時學者之汲汲於道也對曰未也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仁齋先生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得之蓋孔子不知其既未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已朱子以為無異聞尹氏以為無異於門人皆非也孔子嘗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孔子之於門人視猶子也父子之親天性也孔子之愛子誠當深矣門人如顏子乃比諸子是亦親親之推已至於教之道則有至焉有不至焉故有其子不與聞而門人聞之者然門人亦有親疎久近之分則豈一

繫而施之乎。是孟子私淑艾。後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三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豈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棫曰。或古有之。或夫子

嘗言之。不可攷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載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謂無隱先王之道也。故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之言行。無復差別於其間焉。豈如後世謂是為某語錄者比乎。

論語徵辛



